

中

国

的新加坡

肖洁◎编

一座城市

两种心情

爱恨交叠

数位中国女作者真情告白



阅 读

中

国

的新加坡

肖洁◎编

一座城市

两种心情

爱恨交叠

数位中国女作者真情告白



中国女子的新加坡

玲子传媒 ◇ 中国心 03

发行人 ◎ 陈思齐
总编辑 ◎ 林得楠
执行编辑 ◎ 肖洁
校阅 ◎ 潘丽丽
美术设计 / 制作 ◎ 陈明华 / 陈敏蓉
制作企划 ◎ 林沛铭
印务企划 ◎ 陈文旭
发行企划 ◎ 张君
法律顾问 ◎ 沈茂树律师

出版 / 发行 ◎ 玲子传媒私人有限公司
印刷 ◎ 玲子传媒印刷部
地址 ◎ Blk 52 Kallang Bahru #04-17 Singapore 339335
电话 ◎ 65-62935677
传真 ◎ 65-62933575
电邮 ◎ info@lingzi.com.sg
网址 ◎ www.lingzi.com.sg

初版一刷 ◎ 2002 年 4 月
定价 ◎ 新币 12 元
ISBN ◎ 981-4127-04-3 (平装)
版权所有 · 翻印必究
◇ 本书如有缺页、破损、装订错误, 请寄回更换 ◇

编者的话

走进她们的生活。就这样走进她们的生活。

生活在别处。

生活在新加坡。一群中国女子的立体生活画卷。它是明媚、它是感性、它也是忧伤……它更是真实。手里沉甸甸的书稿，我的心情格外复杂。不光希望这是一本能够具有代表性的书，还盼望它具有透视的功能。它的诞生背后，更多的是饱含期许凝望的眼睛。这一双双深黑色的，属于中国人的眼睛。在这个意义上，出版这样一本书因而具有了它特别而深刻的社会含义。

关于乌鸦和凤凰的舌战，似乎没有多大意义，清者自清。还有什么比让生活自身说话更有意义。当我向来自中国的女性作者约稿时，她们无一例外地说了同一句话：“希望这本书真能替我们中国女性正正名！”

如果一只乌鸦不小心使缸里的水染黑，我们要做的不是一味地责怪这只乌鸦，我们应该设法把它打捞起来，替它梳理羽毛，或者默默清理这潭被染黑的水。这才是我们该具有的真正的基督精神。而不是用喇叭转告天下人：“我不是从这个缸里出来的，我来自天堂。”

什么叫做正名？用某种手段来修正别人对某种事物的某种错误看法，还来名声的清白。如果我们原本就是洁白的，还用“正”和“还”吗？于是我越发觉得这本书的编写具有它特殊的意义。

编者的话

《中国女子的新加坡》，一个耐人寻味的书名。生活对任何人在任何时间都是公平的。它并不偏爱任何国籍，任何肤色。中国女子在新加坡，她们的喜怒哀乐、她们的七情六欲、她们的生活片段。

它的情节是否精彩，它的内容是否具有市场的价值，都不将是我们关注的重点。它的真实性毋庸置疑，希望读者会为这些真实的细节而感动。我们呈现中国女性们在新加坡的生活状态，大部分是以写实的手法，白描的方式勾画出她们真实的一面：新加坡的中国女人。中国女子的新加坡。

本书以实录的方式记述中国女子在新加坡的生活，其中有编者亲自采访的对象，有乐意为本书撰稿的各界中国女性，有专业的写作人，有求学本地的女学生……在此，编者必须说明的是，我们选择的采访对象，她们的经历和观点都具有相当的代表性，为我们提供了相当广阔的生活场景。

它真的没有任何噱头，也不适合任何商业炒作。它可能只是一本散发着淡淡油墨清香的书，静静躺在喧嚣的街头，像一场微雨，润物细无声地洗涤人们心灵浮躁和功利的浮尘，累了，品一杯咖啡，读读别人的生活……

3 ◎ 编者的话

第一辑 采访·实录

- 8 ◎ 梦断狮城——一个上海新娘的悲惨遭遇
18 ◎ 断裂的声音——钟庭辉律师访谈
30 ◎ 乒乓情缘定狮城——记新加坡体坛乒乓皇后井凌泓
40 ◎ 映日荷花别样红——访旅新中国歌唱家刘小红
48 ◎ 吕萍：流泻指间的色彩
56 ◎ 新加坡的中国老人

第二辑 目击·状态

- 64 ◎ 阿乐 活在阳光里
68 ◎ 梅开翠 打工者的日记
76 ◎ 张君 在新加坡打球的日子
86 ◎ 武名 一个中国女学生的一天
96 ◎ 黎明 一个中国女学生的租房经历
102 ◎ 贾余 一条穿过大街的鱼
106 ◎ 野语 笑傲狮城

第三辑 漂亮·心情

- 114 ◎ 薇娜 芳邻情缘
118 ◎ 巧巧 换了国籍以后
122 ◎ 薇娜 留守一片真情
126 ◎ 赵莉 喜怒哀乐新加坡
132 ◎ 佳瑛 候鸟之爱
142 ◎ 翟肖杨 我，用真情走过的日子
152 ◎ 黄蓓 海燕

她们或许是大海边美丽的贝壳，
她们或许是夜空里璀璨的烟火，
她们或许是迷途中扑火的飞蛾，
落英缤纷的时节，
传来了一些真实的声音，
新加坡河水再一次温柔地
流淌过她们身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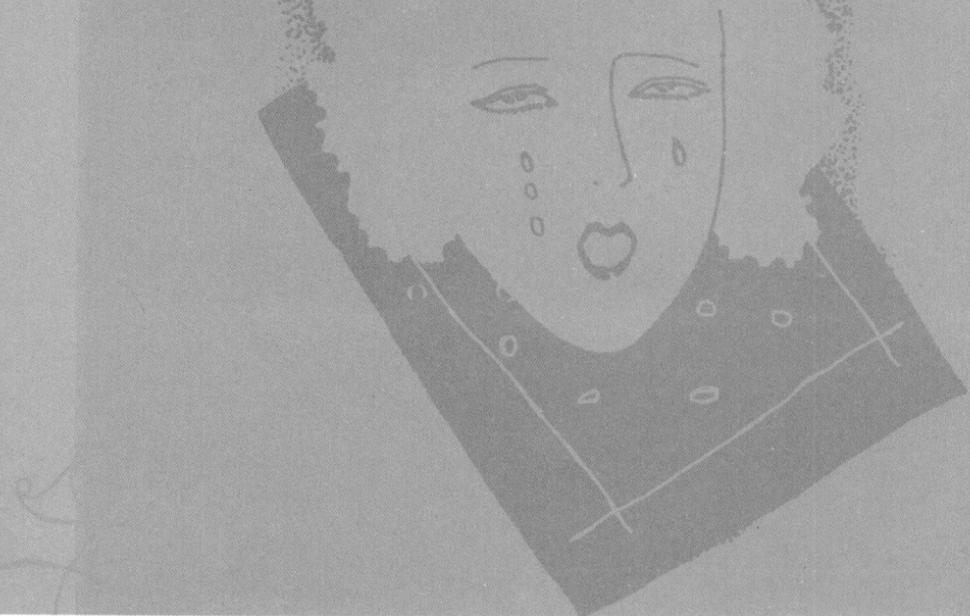
第一輯
采访 · 實錄



某些片段的重叠性
和似曾相识感，让人疑
是一场悲伤的电影……

梦断狮城 ——一个上海新娘的悲惨遭遇

采写/肖洁



这是一个催人泪下的故事。这是一个发生在阳光明媚，文明发达岛国的真实故事。它闪烁着几十年前历史覆辙的阴影。某些片段的重叠性和似曾相识感，让人疑是一场悲伤的电影。如果痛苦都可以预见，多好。它让我看到那些远嫁重洋的中国女子背后的真实生活状态和悲惨的际遇，以及笼罩在出国的美丽光环下委屈辛酸却不敢轻易流出的泪水。

说起这个故事，恐怕要追述到1998年2月的《联合晚报》。当时报纸连载了这起在坊间炒得沸沸扬扬的离婚官司。由于它的特殊代表性，我为此走访了当年受理这个案件的钟庭辉律师。在他的帮助下，故事的女主人公在上海接受了我的越洋电话访问，鉴于保护个人隐私，我用化名的方式隐去了当事人的真名。

待嫁女儿心

像所有这个年龄的上海姑娘一样，37岁的艾美心里充满隐忧和苦闷。虽然只是上海弄堂里长大的大龄女子，她仍然对未来的婚姻和白马王子充满期待。她在上海一间百货公司做售货员，过着平淡无奇的生活。既不甘委身那些下层的男人，又攀不上宝马香车，只好任年龄疯涨。举凡中国人皆知，90年代中正是中国人赶出国潮正盛的时候。当时上海流行着这样一句话：“一等美女飘洋过海，二等美女深圳珠海，三等美女留在上海。”谁也不愿当留在上海的那一个，于是稍有姿色的女人都挤破了头的想嫁出国。正当艾美为自己的年龄和渐逝的容颜痛苦发愁的时候，刚从新加坡回来的二嫂给她带来了好消息。

艾美的二嫂是个有着上海典型精明的女人，凭着徐娘之风韵，她混迹于新加坡的夜间场所，交游广阔，很快认识了些人。所以艾美对二嫂的眼光和把关没有一丝怀疑。很快从二嫂口中得知了未来丈夫的简单情况：张骏和，49岁，曾在新加坡警察部队任职，现在新加坡一所学校食堂卖饮料，跟母亲住。艾美觉得对方年纪较大，便有些犹豫，二嫂说，你别不识好歹，你想想自己的年纪，这样条件的男人只要我放个信出去，不知多少上海女孩排队来等！从二嫂手里的照片看来，这个男人面相倒是忠厚老实，艾美想，他既然曾当过警察，人品一定也差不到哪儿去。于是她决定先交往一段时间再说。为了答谢二嫂这个牵线红娘，艾美给了二嫂5,000人民币作为介绍费。就这样两人开始了越洋之恋。电话和书信就成了一对素未谋面男女唯一的沟通渠道。很快对方一天一个电话的攻势使艾美有点招架不住，虽没有说什么甜蜜语言，起码可以看出对方的诚意。渐渐地，艾美对这个狮城男人产生了好感。

下嫁痴情郎

或许是距离产生美感，这段爱情涨得比股票还快。1995年10月，张骏和替艾美办好了旅游签证，让她来新加坡相亲。带着对新加坡的无限幻想和期待，艾美踏上了前往新加坡的飞机。在机场出口处，只见一个瘸腿的、有些呆傻的男人举着一个写着她名字的木牌，突然间艾美的心一下子沉到了谷底。见到艾美，这个新加坡男人有点手足无措，虽然见过照片，但他显然被艾美真人比照片还美的

事实惊呆了。好半天回过神来，结结巴巴地自我介绍，兴奋得脸泛红光。天哪！原来这个未来丈夫还有语言障碍。艾美定了定神。身体残缺、语言障碍这致命的两条使她很快决定撤退了。当晚张家一家人热情地招待了她。接着便是安排得满满的新加坡全岛游。看得出张家的家境也并不宽裕，张骏和还是非常慷慨地大把花钱。夜游圣淘沙、逛街购物、买首饰、吃海鲜、泡咖啡馆，她的什么要求都一一满足。这趟新加坡之行使艾美非常愉快，她正想着该怎样委婉地推辞掉这个婚姻，可是吃了又拿了，怎么说得出口？

一天，张骏和拿着厚厚的一叠剪报走进艾美的房间。这个男人一边翻着那些旧报纸，断断续续讲述了五年前当警察时如何在执行警务时遭歹徒击伤头部，并昏迷了一个月，虽然逃出了死神的魔掌，但也永远地留下了后遗症。张骏和一边讲着自己的不幸遭遇，一边紧紧抓住艾美的手，神情激动地说：“美，嫁给我，我一定会对你好的，如果你不要我，我会心灰意冷，这辈子也不要再找别的女人了。”艾美被张骏和的真情深深打动了，看着那些他原来的照片，发现其实他以前长得很帅的，现在变成这个样子，同情之心油然而生。经过了一整夜的反复思考，一方面她觉得自己年纪也不小了，挑来挑去，最好的反正都不会落在自己的手上；另一方面，这个新加坡男人虽然痴傻，但多少有点家底，待自己也挺真心。第二天，她便答应了张骏和的求婚，两人开始为筹备婚事作准备。半个月后，她和丈夫在新加坡注册结婚。

家中有恶婆

虽然没有嫁到有钱人，但好歹也从此能在上海的亲友中扬眉吐气了。毕竟，也有了“华侨”的美称！在无数向往出国的中国女人眼里，这可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好姻缘！有几个中国人能昂首阔步走在乌节路上？一想到这儿，艾美就舒心了。

可是命运总是和艾美开玩笑。怀着对美满婚姻无穷幻想的艾美，在结婚当夜就如遭五雷轰顶，原来这个脑部受过伤的男人，竟是性无能！望着因为羞愧而痛苦无比的丈夫，艾美一阵心酸，自己的命真苦！既然都结婚了，还能怎样呢，再多的泪水都只能往肚里吞。其实她脑海里也闪过一丝离婚的念头，但想到上海那班看见她就嫉妒得眼红的姐妹们，她告诉自己一定要挺住，一定要争取留在新加坡。

婚后的日子即使平淡也好，艾美几乎没有了任何奢侈的想法。可是日子并不如她想像中好过。婚后的丈夫像换了个人，穷凶极恶的嘴脸渐渐显露。在学校的饮料摊，张骏和就像对一个雇工一样对待艾美。稍有差池，他就劈头盖脸地朝她骂去，完全没有顾及丝毫夫妻的情分。艾美想，可能是因为他曾脑部受伤，脾气会怪一点，也就忍了。她没日没夜地替丈夫守着摊位，没拿一分工钱。可是渐渐地，艾美觉得不对了，她发现每次她向丈夫提出去移民厅申请永久居留权时，丈夫总是支支吾吾地搪塞过去。直到二年后离婚，艾美都没有拿到永久居留权。

如果说丈夫的行为可以解释为脑部受损，可是这个严

厉家婆的古怪行为却让艾美百思不得其解。和家婆同住一个屋檐下，生活习惯上的差异，语言上的沟通不灵，婆媳之间难免有磨擦。可是，不管是谁的错，不分青红皂白，张骏和都先把艾美大骂一顿，他永远地无条件地跟他妈站在一起。刚开始，艾美还默默地忍受着，一人包揽了全家的家务活，希望用自己的言行感动丈夫和家婆。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家婆待她没有丝毫改善，常常无故向她发脾气，之后夫家的人却叫她向家婆赔礼道歉。这个年届80、有点神经质的老太太占有欲极强，她一直认为是这个中国来的媳妇抢走了儿子。一次，家婆看见艾美和丈夫坐在一起看电视，就开始无缘无故地骂她，还摔东西，最后连儿子也一起骂。艾美后来问丈夫，自己没有做错事，为什么家婆要一直骂她？丈夫告诉了她真相。原来家婆不喜欢看见他们夫妻俩一起看电视。这是什么逻辑啊！艾美觉得自己快崩溃了。嫁了个没用的丈夫，还要凭白无故受恶家婆的气！从此，她再也不敢到客厅坐，也不敢看电视。可是家婆并不放过她，更加变本加厉折磨她：不让她接电话，把她中国的来信全扔掉，甚至不准她一个人单独出门。半年的婚姻生活下来，艾美整个人变得胆小如鼠，她做事战战兢兢，不敢大声说话，连写信给妈妈也要半夜偷着写。在信上她总对妈妈报着平安幸福，说夫家的人对她很好，丈夫如何疼爱她。

艾美几乎每天早上4点就要起身到学校食堂卖饮料，下午5点后才回家，可是她一踏进家门，就很害怕。她不知道什么时候家婆又会发作，总担心什么事又做错。在极度的惶恐不安之下，她连在客厅走路都非常的小心翼翼。

渐渐地艾美发现，新加坡其实是一个男尊女卑的社会。不管你是谁，都要在夫权面前低头。在丈夫动了手术之后，有一天，她委婉地向丈夫提出想生个小孩，希望能缓解家庭的紧张，同时也有个精神寄托。丈夫头都不抬一下，粗暴地拒绝了她，他说，那要花多少钱！再说你生了孩子，谁替我照顾食堂的生意？！突然她认清了这个男人，这个本质上自私透顶的男人！她突然间醒悟到自己的角色不过只是丈夫眼里的一个女佣。

随着对这段婚姻逐渐失望，艾美更加思念中国的亲友，好几次她都想一走了之。可是一想到回国后的日子就不寒而栗。自从她嫁到新加坡，贪婪的兄嫂一直都在想尽办法勒索敲诈她，她只好把省下来的私房钱偷偷寄回去。可是欲壑难填。一周前兄嫂竟狮子大开口，打来电话向她索要4.3万新元，说是一次过清，从此以后再不来骚扰。可她哪里有这么多钱！她告诉兄嫂自己在新加坡过得非常艰难，丈夫不疼，家婆不爱，还备受折磨。自己辛苦经营的饮料摊根本挣不了什么钱。可是兄嫂依然威逼，扬言限期一个月，若不给钱，就要在夫家造谣中伤她。结果那一个月之后，果然家里接到了千奇百怪的骚扰电话。有自称自己是艾美男友的，有提醒夫家不要受她欺骗的，还有直接向丈夫勒索钱的……那是一段她最不堪的生活。面对夫家人鄙夷和憎恨的眼光，她知道自己百口莫辩。只是丈夫也不再信任她，家婆对她更是极尽折磨之能事，甚至开始向她动粗，家婆曾经用雨伞打过她，手臂上处处瘀伤。可是委屈的眼泪只有偷偷地在夜里流，除了能偶尔和上海的同乡一起讲讲伤心事，但是也没有任何人可以帮她。想起自

己的不幸遭遇，有时艾美真想一死了之。

破灭婚姻梦

就在彷徨无助之时，一天晚上，张骏和突然向她提出离婚，他面无表情地说：“如果你不闹事的话，我可以给你1万元回国。”虽然艾美对这段异国婚姻早已彻底失望，但是一想起这段不到两年就濒临破碎的婚姻，心里不禁涌出一阵难过。看着丈夫冷漠而麻木的神情，她强忍着眼泪默默地点头。从这天起，虽然还同在一个屋檐下，这对夫妻开始分床睡。可即使在离婚前夕，家婆还是想尽各种方法折磨她，老太太把家里的所有食物和水收起来，又不让她打电话，连吃一碗快熟面，她都只能在半夜爬起来偷煮。一天，家婆以艾美没有把厨房收拾干净为由，二人起了争执，家婆口口声声骂她是妓女，是骗子，还将口水吐在她的脸上。终于再也不能忍受的艾美发了疯一样地冲出门去。此时外面正下着滂沱大雨，一个没有方向、没有目的的女人——她无路可走。但是她心里清楚地知道那个家已不再是她的家！

痛苦、压抑和无边的孤独分分秒秒嘶咬着艾美的心。1997年6月，就在她对这个婚姻彻底失望之时，她在上海的一个侄女来到新加坡旅游，多少给她孤寂的日子带来了一丝曙光。由于害怕家婆不高兴，她跟张骏和商量，打算和侄女在外租房，不料张骏和一听，非常高兴：“好啊，我还可以替你付房租费。”艾美虽然对丈夫的态度转变有些吃惊，但也十分开心。一个月后，侄女回国，丈夫打来电话，叫她别搬回来了，并且拒绝替她付房租。艾美拿着

话筒呆住了！为什么？丈夫冷冷地说，看到你就烦！

在租来的那个狭小的房间里，艾美病倒了。

去诊所看病，走到那里才发现身上仅有二十元钱。艾美这才意识到，原来自己离家后竟然毫无生存能力，既不能在本地非法工作，又不能回国，只要一想到兄嫂狰狞的面目和二哥在电话中恶狠狠抛下的那句“有本事就别回来！”，她心里就不寒而栗。

何处是故乡

除了坚强，别无选择。

在好心人的提醒下，走投无路的艾美决定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在1997年11月的一天，她勇敢地迈进了中国大使馆。在使馆人员的协助下，艾美找到了钟庭辉律师。钟律师后来回忆说，她当时衣着落迫、面容憔悴，全然不像上海姑娘。一开口讲话，就直落泪，她的遭遇非常让人同情。

尽管事实和证据充足，这场离婚官司进行得也不如想像中顺利。整个离婚耗时近一年，从1997年11月8日至1998年11月2日，前后共上庭15次。其间张骏和虽没有抗辩，但是说到赡养费，则态度坚决：不给一分钱！理由是：他眼中的艾美根本是个骗子，婚后她变着花样地骗钱，吵着买首饰，又把3万新元送给了她上海娘家，为此自己几乎倾家荡产。不仅如此，这个上海妹的脾气极坏，对家婆的态度十分恶劣。因此自己并没有给她赡养费的义务。